

曉家頑士

席絹



珍藏本

女 頌 家 曉



台灣 席絹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晓家顽女

(台湾)席绢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32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200 册

*

ISBN 7-5059-2249-1/I·1620

全套总定价 39.60 元(共 6 册)

本册优惠价:6.60 元

暗恋的轻喜剧

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，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其实是很乏味的，若是懂得运用巧思营造，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一点色彩，那么又别有一番风味。

说实在的，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说话的速度比别人快，所以我不懂什么叫慢条斯理；走起路来也是大步疾走，所以别和我讨论什么“莲花步”，那是我这辈子都体会不出来的论调。

在我的世界中，真的时间就等于效率吧！我总告诉自己：脑子动快一点、反应灵敏一点，说话快一些，当然写字的速度也得快一点！

顶着新新人类对号的我，最近实在有愧于大家，因为做了件很逊的事；我竟发现我“暗恋”一个人，这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才对的，但偏偏……发生了！

但因为这个“事件”，让我真的重新认识了“暗恋”这档事了，其实也真挺有意思的，就像初恋时那种脸红心跳加紧张莫名，哇噻！其实颇刺激。

不过，我的暗恋事件很快就无疾而终，因为整件事始于前一阵子，我参加选举义工一职，而那名风度翩翩的男子就天天在我们面前“神出鬼没”。

可是现在选战结束啦！咱们的工作告一段落了，于是乎，这件事也告一段落了；那位男子也从此“销声匿迹”啦；

美丽又有些哀愁的暗恋就打上了句点。

只不过,这真是件轻喜剧呢!紧张张张、心跳加速,加上偷偷摸摸、斜睨偷看。力求表现才会得到注意;知道吗?真是件颇为紧张的心情工作。

因为这个事件,真的觉得:谁说暗恋是件苦差事呢?抱不同心情,享受那个过程,真的会发现,暗恋真是出轻喜剧呢!

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这个事件,处理女主角的性格时,就是希望她由刁钻的脾气、经由社会的洗礼更趋于成熟。

现在的年轻人,坦白说都有着青春的外表,和一颗早熟过度的内心,领悟力也一级的棒,在游戏与工作之间,有自己的准则。

的确,本来就应该如此,在不变的生活中去做一些心情上的变化,可能会发现从这个角度看过去,原本不以为意的事,突然都变得有趣了呢!

所有的新新人类或非新人类的朋友们,现在赶快伸个懒腰作个深呼吸,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,让自己生活在一出轻喜剧当中,不也挺美妙的吗?!

第一章

“不行，我不答应，太荒谬了。”小虾整个人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一张鹅蛋脸涨得通红，用全身的力量冒出那句话。

她这样说是原因的，她才刚毕业而已，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她还搞不清楚状况，她的家人就擅自替她决定了一桩婚姻。

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她又在心底大喊一声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哪里还有父母来决定儿女婚姻大事的？！愈想愈不平，小虾站着激动的开始发表演说：

“拜托你们吧！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也！什么迂腐观念啊？！竟然要我去嫁给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人，太荒谬了。”

“你梁伯伯的儿子很优秀的，今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，完全不恋栈国外的高薪，要回台湾来贡献一己之力。”项乃威以非常赞赏的表情，夸耀着“那个人”，小虾愈看愈不是滋味。

她立刻准备拆穿父亲的“谎言”，不假思索的就顶回一句：

“老爸，别骗我了，你看你根本就把我当‘筹码’，项梁联姻，获利最大的莫过是你的生意吧！”

项乃威为之瞠目结舌，他这个宝贝女儿向来伶牙俐齿，没想到今天自己被女儿将了一军，让他不知如何接口。

怒，甚。

项小虾看见父亲为之一愣的表情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，哼！这真的太过分了，她气嘟嘟的跑回楼上的房间，用力的把门“砰”的一声甩上。

项乃威望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转弯之处后，微微的叹了口气，而且刚才就坐在一边的妻子和奶奶用着无奈的眼神望着他。

妻子摇摇头说：“就算那孩子真的很优秀，你也不必用这种方式要她接受吧！”

“我是为她好，你自己想，她这个大小姐脾气，换了几个学校才毕业的啊！调皮捣蛋不说，伶牙俐齿的老是不给人留面子，老师都不知被她气走几个了，这样个性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嫁得掉！”

项乃威用尽全身的力气解释着，说得口沫横飞就是怕妻子不了解似的，其实，他的出发点是为女儿好，可是手法也许是激进了点。

“你是看丫头哪里不顺眼啊？她就不能在家多陪陪我老太婆几年吗？硬是要她去嫁人，我孙女哪有不乖？根本就是那些老师不懂小孩嘛！”老奶奶开始为小虾辩护。

项乃威的眼睛、鼻子都快皱成一堆了，他最怕他母亲开口，不敢得罪她老人家，但是她每回都偏袒小虾，宠得过分，才会造成小虾有些许乖张的性格。

愈想愈无法平顺自己心情的项乃威，却起来开始反驳母亲，坚持自己的论调：

“不行，我这次决定了就不更改，妈，您真的要把小虾宠坏了。她这个样子，我不早点替她安排，恐怕就这样摆在家

里当古董了。从来不知道悔改自己的行为举止，只知道吃喝玩乐、调皮捣蛋，像什么话！”

“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……”老奶奶也开始训诫起项乃威了，一字一句炮轰着乃威，而项乃威也一一反驳，最后向来柔顺的妻子也加入战局，弄得不可开交……

※

※

※

躺在床上的项小虾，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，无奈还是听得见楼下大人们的争执，她索性翻过身子，瞪视着天花板，脑袋里稀奇古怪的想法又开始团团转了。

她的名字真是取坏了，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取名叫小虾，哎哟！哪只虾子不是活蹦乱跳的啊！谁看过安安分分的虾子，除了那些被煮熟的之外。

妈咪告诉她，算命的说她是富贵之命，要取个普通平凡些的名字，来均衡一下她的贵气，否则易遭天妒，怕她早年夭折，所以，原本该有秀气一点的名字的她，就这样换上了个怪异的名字——小虾。

刚开始，她觉得自己的名字真难听；后来久了也习惯啦！慢慢的还感觉挺亲切的，她老爸——项乃威，是纺织界名人，所以任凭她调皮乖张的一再开罪老师，换了一所又一所高中，不过还是让她毕业了！

项小虾总认为，这一点也不能怪她嘛！那些老师不是比她混得还凶，就是扑克嘴脸，再不然就是盛气凌人的，不教训他们怎么行，谁教她自喻为侠女小虾，当然要为民除害，

替天行道嘛！

而且她真的也没做什么啊！只是放条青竹丝在讲台上，还有放堆假“便便”在抽屉里，板擦上沾墨汁，门把上涂点强力胶嘛！就只有这样而已啊！

哦！顶多上课打瞌睡、画画图、吃吃东西、再不然起来纠正老师啊！这很正常啊，真是想不通也！高中三年，台北市的高中快让她念完了，她真的没做什么坏事也！

不过，项小虾有数不清的朋友，人面广得很，都是拜转学所赐，她肝胆相照的侠义精神，的确让她拥有不少的朋友，除了侠女小虾的封号之外，她还有个赫赫响亮的别名——恶女·小虾。

这是因为小虾对于前来追求的男孩子，大都“调戏”一番，让他们望之却步，她的伶牙俐齿、刁钻古怪让那些仰慕着个个自叹不如，项小虾美名在外，是那种美的让人无法接近的那一种型的！

现在，项小虾躺在床上，瞪视着天花板，耳边回响萦绕的都是方才父亲对她的批评！开始想着出神……

我真的这么差劲吗？

我真的是那么不可理喻吗？

我真的要嫁给那个不认识的人吗？

虽然我去很多国家旅行过，可是这个生长的地方还有这么多地方我没去过！

我还要待在这儿当只待宰的羔羊吗？

一连串的问道浮了出来，项小虾问自己一堆问题，然后在她那张宛若公主所睡的睡床上翻滚着，整个人趴在柔软

的床上，静止不动。

一秒，二秒，三秒……十秒。突然之间……

项小虾弹了起来，她决定了，她要出去流浪。她要证明她项小虾绝不是温室小花！她不是只知玩乐的娇娇女。

她向来是个“行动派”的人，从床上爬起来、从柜子里拿出皮箱、蹲在那一橱子的衣服前面开始思索，自己要带些什么东西……

她一件一件抓着衣服出来，放入皮箱之中，不知不觉中，已经一大箱了，小虾傻傻的望着那只皮箱，问自己一句：

项小虾，你在搬家吗？

猛力的摇摇头：不对啊！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，拎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她又给自己一个问号。

她盘起腿坐在羊毛地毯上，发起呆来！突然之间她又犹豫起来；真的要离开家吗？这样子就吃不到妈咪烧的好菜，也不能吃奶奶做的甜酒酿了！

还有这个房间，她环顾一下四周；这个粉红色的房间是她十八年来，每当不如意时最大的休息站，每当回到房间，她就能忘却发生过的不如意之事，做起自己编织的绮丽梦想，然后所有的不快便一扫而空了。

真的要放弃全部吗？看着一屋子可爱的洋娃娃、布偶，和她那雪白柔软的睡床，项小虾嘟起她红润的小嘴，真是难以抉择，况且，她还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呢！

“砰、砰！”敲门声传来，小虾立刻把皮箱拖到床下藏好，门外站着的是她那温柔娴淑的母亲。

“妈咪！”小虾用她那甜腻的声音喊着。

项太太抚摸着宝贝女儿的头说：“小虾，其实你爸爸是为你好，你可以先和梁伯伯的儿子做个朋友嘛！”

项小虾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见到外星人了，她睁大眼睛望着母亲，没有两秒钟她就顿悟了，母亲向来柔顺，以父亲的意见为意见。

看来方才的争吵已成为历史了，母亲终究是站在父亲那一边的。那么奶奶呢？小虾思考片刻，即使奶奶反对也可能于事无补，看来是要孤军奋斗了！

“小虾！”母亲又唤她，把她神游的思绪给拉了回来。

“妈！我们现在不要讨论好不好！”她轻推母亲至门外，然后关上门。

她知道母亲不会跟她生气，可是现在的项小虾，突然感到无助起来了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

自己才十八岁也！高中才毕业，虽然没有考上大学的希望，可是人生都还没有体验够也！就要她去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太可怕了吧！

想到这儿，她不禁头皮发麻，连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

“不行！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”她对自己说。

她走到书桌前，拉开自己的抽屉，取出她的存折一看，金额颇庞大，她每个月都有一笔相当可观的零用钱，除此之外，她还有两张信用卡。

她的脑筋——“咻”的转了一圈，就决定要好好运用这笔钱了！她拿出平日背的 POLO 大书包，把提款卡、信用卡放至皮夹中，再放入大书包内，带一本台湾观光指南放入书包中，以及她的万用手册。

又拿出一只小旅行袋，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进去。够了！她对自己说：我项小虾是出去体验人生，不是去游山玩水的，不必带那么多的包袱。

真恨不得立刻就这么离去，但她一转念又想起了奶奶，她这一离家，就怕奶奶承受不住，想到这儿，小虾又犹豫了起来。

她扭开门锁，探头至外东张西望，没见到父母人影，她伸伸舌头，眼珠子乌溜溜的转啊转的然后蹑手蹑脚的走到奶奶的房间。

“丫头，你干什么啊，一脸紧张样！”奶奶问她。

小虾心头一紧，哎！她这个宝贝奶奶，可是人老心不老的，一眼就看出她的心事了。

“奶奶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有事情想告诉您。”小虾吞吞吐吐的说。

奶奶也许猜到八分了，但还是装迷糊说：

“那就说啊！结结巴巴的干什么！女孩子要大方一点嘛！”

小虾困难的点点头，倒吸一口气然后说：

“我要离家出走，奶奶。”

老奶奶望着她的宝贝孙女儿，好奇的问：

“离家出走？！”

小虾又点头，不太知道要如何解释这四个字，好一会儿，她才开始对奶奶解释：

“奶奶，我不是那种不良少女耍酷，只是我想去外面走走、看看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，老爸就要我

去嫁人，我怎么能甘心，就算要让我 and 梁伯伯的儿子做朋友那也行嘛！等我流浪回来后再说。”

“可是——外面坏人多！”奶奶有些不安。

小虾眉开眼笑，一点也不以为意的说：“你怕别人欺负我啊！奶奶，你担心别人被我欺负才是真的呢！”

“可是——我还是不放心也！”奶奶还是不放心。

“奶奶，我会打电话回来给您报平安好不好？您若听到电话铃响了两声挂了，再响时您就赶快接起来好不好？”

老奶奶觉得有些刺激，立刻点头表示愿意。

“还有，奶奶，您要帮我向爸爸解释，请他不要动用他的‘关系’找我，只要每个月帮我付副卡钱就好了，让我出去走走、看看，我保证我回来以后，会给他一个交代好吗？”小虾说得信誓旦旦。

老奶奶疼惜的握着小虾的手说：

“宝贝儿，你要小心自己啊！你长这么大，从来没离开过奶奶身边的。”

小虾趋向前去，把奶奶抱个满怀，安慰她说：

“放心嘛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”

老奶奶睁着圆亮的眼睛，突然清澈起来，她从颈上摘下一条项链，给小虾戴上，是条 K 金链子镶着玉坠子。

“这个玉啊，可以避邪保平安的，你就戴着，若是有不错的年轻小伙子追求，就要带回来给奶奶鉴定啊！”

小虾握着玉坠子，开心的说：

“奶奶，要记得我们的暗号哦！”

老奶奶对小虾眨眨眼，比上一个 OK 的手势，小虾笑得

更灿烂了，她终于知道自己这种富于冒险、又调皮的个性，原来是来自奶奶的遗传。

看来，奶奶才是个宝贝儿呢！小虾心底如是想着！

※ ※ ※

远在美国的梁云新、梁云天兄弟，接到父亲的来信，同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父亲所提之事，实在是有些许的荒谬。

“喂！老哥，你扶我一下好吗？！”梁云天用着极度夸张的肢体语言对他的大哥说。

梁云新用力的给梁云天一拳，结实的落在他胸前，不苟言笑的说：

“小天，你别闹了，都快要结婚的人。”

梁云新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虽然面无表情，但眼睛里闪着的可是戏谑的神情，有种准备看好戏的表情。

“哥，太过分了哦！你那什么表情啊？”梁云天抗议着，但随即他露出一丝得意的诡笑。这会儿换成梁云新开始紧张，他瞪着眼睛问云天。

“你这个小子，又奸诈的想要什么花招？”

嘿嘿！梁云天冷笑两声，然后对梁云新说：

“咱们两个都要回台湾，老爸信上并未提起是谁要娶那个小丫头片子，我们长幼有序嘛！所以这份重担当然是大哥您来担啦！”梁云天的表情像是已把烫手山芋丢给了云新，而后一副轻松自在写意的模样。

这下子换梁云新皱起眉头了，云天说的没错，依照常理推断，以两人的年纪区分，到达适婚年龄的应该是自己。哎呀！这怎么成呢？！他还有很多事没做呢，他才不要这么早就结婚。

左思右想，梁云新突然觉得有种如桎梏般捆绑住了他的心情，他瞄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的梁云天，那猛一刹那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
父亲要他们两兄弟的其中一人去娶项世伯的女儿，为的是什么？他们彼此几乎是从未谋面，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决定呢？

以梁云新缜密的思考逻辑而言，没多久他就知道答案了，其实再简单不过了，这根本就是两个大财团之间的商业联姻，突然之间，他觉得有点恶心。

他最痛恨这种事情，随即他一转念，其实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！他学的是政治、法律，和父亲的事业完全没有关联，他把眼光放在躺在沙发上的梁云天身上，嘴角浮起一抹微笑，替自己庆幸，也替梁云天悲哀。

云天学的是企管，原本父亲就有意将事业转移一部分在他名下，那么如此看来，这桩婚事根本就是他而订的。

梁云新想到这儿，不免松了口气，看来自己不必紧张了。而原本躺在沙发上的梁云天，不知怎么地倏地弹了起来，用一种古怪的神情望着云新，梁云新看他一眼，真不愧是他的弟弟，脑筋转得很快，看样子也是明白就里了。

“老大！”云天只有在事态严重的时候才会这么喊云新。

云新换上一脸冷静的表情，声音平稳的问：

“想到啦！”

梁云天用力地点头，一副“呜呼哀哉”的神情，十分惨！云新耸耸肩，无可奈何的说：

“你也知道老爸的脾气，原来八字是有一撇了。”

梁云天用力的把手贴在额头上，大喊一声：“My Good”然后就回房去了。

梁云新无奈的望着弟弟的背影消失在那扇门后，无力的叹了口气，这或许就是身为梁家儿子的责任吧！一种你根本不能去拒绝的无奈。

梁云新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，可能这一晚他们都要失眠了！

※

※

※

梁云新、梁云天是梁同的宝贝儿子，两兄弟的长相完全两个样子，但头脑自小就十分精明，品学兼优自然不在话下，体格强健活蹦乱跳更是出名。

梁云新的个性：生性就较为沉稳、冷静、脑筋十分灵光，从小就被喻为拥有军师般的头脑。他向来我行我素，但待人处事又有难得的圆滑，所以他能在不顾父亲的反对之下，毅然决然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政治系毕业，又能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奖学金，在国外攻读法律，然后轻松的修完硕士。

云新从来没有教梁同担心过，只是让他遗憾，他的长子竟对他的事业毫无兴趣，想到这里不免几分怅然。还好，他还有个儿子——梁云天。

梁云天天生性好动不在话下，但自小便表露出商业天分，因此梁同一直刻意培植云天，云天就是有这方面的小聪明，以及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度。

小时候储蓄，没有人教过他，他就懂得把台币换成美金存着，问他原因，他胸有成竹的会回答你：“美金比较值钱。”

因此，梁同便把大部分的希望都摆在云天身上，然而他也不负众望，总是成绩优异，一路跳级，最后到康乃尔大学修读企管，他自小就已被培训为梁氏企业的接班人。

从这里就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出，这桩项梁联姻，根本就是为梁云天而准备的！

※ ※ ※

梁云天躺在床上，瞪视着天花板，当然他心里有数：这桩项梁联姻根本就是他而设计的。他说不上来自己此刻心底矛盾的心情！

其实打从一开始，云天就很清楚明白，父亲刻意的培植他是为了让他有朝一日接管整个梁氏企业。云天并不排斥，因为自小他就对商业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所以要将自己的所学，为自己的家族贡献一己之力，他是百分之百的愿意。

可是，现在他有些迷惑了，莫非，他成了父亲手中的一步棋子吗？这项安排让他有着很强烈的感觉。突然之间他似乎没有所谓自主的权力，连婚姻都遭到摆布的命运，那这么一来，岂不形同傀儡吗？